



隋唐嘉話 并序

彭城劉 鍊 字昂卿撰

述曰余自髫髻之年便多聞往說不足備之大典  
故繫之小說之末昔漢文不敢更 先帝約束而  
天下理康若高宗拒乳母之言近之矣曹參擇吏  
必於長者懼其文害觀焉馬周上事與曹參異乎  
許高陽謂死命為不能非言所也釋教推報應之  
理余嘗存而不論若解奉先之事何其明著友人  
天水趙良玉睹而告余故書以記異  
薛道衡聘陳為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

年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洛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隋高熲僕射每以盤盛粉置於卧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行之

京城南隅芙蓉園者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曲名不正詔改之

李德林爲內史今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雋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爲文可作詩

楊素文房

自叙稱吾意當免汝死後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鷲泥否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僕射蘇威有鏡姝精好曾日蝕旣鏡亦昏黑無所見威以爲左右所汙不以爲意他日日蝕半缺其鏡亦半昏如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櫃內有聲如磬

尋之乃鏡聲也無何而子蔓死後更有聲無何而  
威敗後不知所在云

洛陽南市即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之時掘得  
一塚無甓甃棺中有平上朱衣銘云筮言居朝龜  
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校其年月當魏黃初  
二年

隋文帝夢洪水沒城意惡之乃移都大興術者云  
洪水即唐高祖之名也

平陽公主聞高祖起義太原乃於鄠司竹園招集  
亡命以迎軍時謂之娘子兵

秦王府倉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為肉譜虞秘  
書世南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時稱為五經筍宜  
改倉曹為人物志

隋司隸薛道衡子收以文學為秦王府記室早亡  
太宗追悼之謂梁公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當以  
中書令處之

太宗將誅蕭瑒之惡以匡社稷謀於衛公李靖靖  
辭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以是珍此二人  
太宗燕見衛公常呼為兄不以臣禮初嗣位與鄭  
公語恒自名由是天下之人歸心焉

太宗每見人上書有所裨益者必令黏於寢殿之壁座卧觀覽焉

太宗每謂人曰人言魏徵舉動踈慢我但覺其嫵媚耳貞觀四載天下康安斷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戶不夜閉行旅不齎糧也

太宗謂群臣曰始人皆言當今不可行帝王道唯魏徵勸我今遂得功業如此恨不得使封德彝等見之衛公既滅突厥斥境至於大漠謂太宗曰陛下五十年後當憂北邊高宗末年突厥為患矣突厥之平僕射溫彥博請其種落于朔方以實空

易山崖氏文房

虛之地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鄭公以為夷不亂華非久遠策爭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六胡州竟反叛其地復空也

衛公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位官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去出廟門百許步聞後有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不見人後竟至端揆隋大業中衛公上書言高祖終不為人臣請速除之及京師平靖與骨儀衛文昇等俱收衛骨既死太宗慮囚具請與詔固請於高祖而免之始以白衣從趙郡王南征靜巴漢擒

蕭銑蕩一揚越師不留行皆動之力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太宗初親展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到長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胡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請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胡兵遂退於是濠陁邀之虜弃老弱而遁獲馬數萬匹玉帛無遺焉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梁公房蔡公杜愕然端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為興王佐命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

耳願以子孫相託貞觀初杜薨於右僕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三十餘載

太宗之為秦王府僚多被遷奪深患之梁公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帝大驚由是親寵日篤杜僕射薨後太宗食瓜美槍然思之遂輟其半使置之於靈座

鄭公嘗拜掃還謂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悉棄了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帝笑曰時實有此心畏卿噴遂停耳

太宗會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漢文德后問誰觸

忤陛下帝曰豈過魏徵每廷爭辱我使我常不自  
得后退而具朝服立於庭帝驚曰皇后何為若是  
對曰妾聞主勝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  
妾幸備數後宮安敢不賀

太宗得鷄絕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乃藏於懷  
公知之遂前白事因語古帝王逸豫徵以諷諫語  
久帝惜鷄且死而素嚴敬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  
盡鷄死懷中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  
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  
鏡用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太宗令衛公教侯君集兵法既而君集言於帝曰  
李靖將反至於微隱之際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  
靖曰此君集反耳今中夏義安臣之所教足以制  
四夷矣而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他心焉  
衛公為僕射君集為兵部尚書自朝還省君集馬  
過門數步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  
矣

太宗中夜聞告侯君集反起繞床而步亟命召之  
以出其不意既至曰臣陛下幕府左右乞留小子

帝許之流嶺南為奴侯君集既誅錄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爾已來常食人乳而不飯又君集之破高昌得金罽二其精御府所無亦隱而不獻至時并得焉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為兄弟密既亡雄信降王充勳來歸國雄信壯勇過人勳後與海陵王元吉圍洛陽元吉恃其膂力每親行圍王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碗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勳惶遽連呼曰阿兄阿兄勳王雄信攬轡而止顧笑曰胡兒不緣你且了竟充既平雄信

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此勳曰平生誓共為灰土豈敢念生但以身已許國義不兩遂雖死之顧兒妻子何如因以刀割其股以肉啖雄信曰示無忘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英公雖貴為僕射其姊病必親為粥釜燃輒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勳曰豈為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勳亦年老雖欲久為姊粥復可得乎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

五為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為好賊上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為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鄂公尉遲敬德性驍果而尤善避槊每單騎入敵人刺之終不能中反奪其槊以刺敵海陵王元吉聞之不信乃令去槊刃以試之敬德云饒王著刃亦不畏傷元吉再三來刺既不少中而槊皆被奪去元吉力敵十夫由是大慙恨 太宗之禦竇建德謂尉遲公曰寡人持弓箭公把長槍相副雖百萬眾亦無柰我何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軍門

陽山顧氏文房

大呼曰我大唐秦王能鬪者來與汝決賊追騎甚眾而不敢逼禦建德之役既陳未戰太宗望見一少年騎駿馬鎧甲鮮明指謂尉遲公曰彼所乘馬真良馬也言之未已敬德請取之帝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損公非寡人願敬德自料致之萬全及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充兄子偽代王琬字文士及在隋亦識是馬實內廐之良也帝欲旌其能並以賜之

太宗將征遼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以起之不起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請謝

曰老臣宜從但犬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於道路  
仰累陛下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  
病竟能自強立勲魏室靖叩頭曰老臣請擊病行  
矣至相州病篤不能進駐蹕之役高麗與靺鞨合  
軍方四十里

太宗望之有懼色江夏王進曰高麗傾國以抗王  
師平壤之守必弱假臣精卒五千覆一本根則數  
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爲賊所乘  
殆將不振還謂衛公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叢而  
之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時江夏在側帝顧之

道宗具陳前言帝悵然曰時忿遽不憶也駐蹕之  
役六軍爲高麗所乘 太宗命視黑旗英公之麾  
也候者告黑旗被圍帝大恐須臾復曰圍解高麗  
哭聲動山谷勦軍大勝斬首數萬俘虜亦數萬  
鄭公之薨 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爲人所  
間詔令仆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爲是行乃歎  
曰若魏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水令馳驛  
祀以少牢復立碑焉

征遼之役梁公留守西京勅以便宜從事不請或  
詣留臺稱有密者梁公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

也乃驛遞赴行所及車駕於相州 太宗聞留守  
有表送告人大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  
反者為誰曰房玄齡帝曰果然叱令斬腰璽書責  
梁公以不能自任更有如此者得專斷之

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  
不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  
人為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頭  
謝曰南衙群官面折廷爭陛下嘗不得舉手今臣  
幸左右若不少有順從陛下雖貴天子復何聊乎  
帝意復解

陽山顧氏文房

太宗使宇文士及訓寅以餅拭手帝屢目焉士及  
佯為不悟更徐拭而便啗之

趙公宴朝貴酒酣樂闋顧群公曰無忌不才幸遇  
休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  
矣公視無忌富貴何與越公或對為不如或謂過  
之曰自揣誠不羨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  
之貴也老而無忌之貴也少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常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  
長戎馬經三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  
無病乎

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將槍踰越常制初從太宗圍王充於洛陽馳馬頓之城下而去城中數十人共拔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迄今國家每大陳設必列於殿庭以旌異之

隋唐嘉話上

陽山屋氏文房

隋唐嘉話中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未及求本乃暗書之一字無失

太宗將致櫻桃於鄴公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卑乃問之虞監曰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兼是五善太宗稱虞監亡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虞公之為祕書於省後堂集群書中

事可爲文用者號爲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而書盛行於代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奏太陽合日蝕當旣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蝕卿將何以自處曰有如不蝕則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日於庭謂淳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蝕矣如言而蝕不差毫髮

李太史與張文收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爲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潤州得玉磬十三以獻張率更叩其二曰是晉某

陽山顧氏文房

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者法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勅州求之如其言而得之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以爲景雲河水清歌名曰燕樂今元會第一奏是也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爲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云

破陣樂被甲持戟以象戰事慶善樂廣神屣履以像文德鄭公見奏破陣樂則俯而不視慶善則翫之而不厭

太宗閱醫方見明堂圖五藏之系咸附於背乃捨

然曰今律杖笞柰何令髡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  
貞觀中有河內人妄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以其  
素狂病不當坐 太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以無  
所及自後每決死刑皆令五覆奏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曹當闕求之未得  
乃自職之

張賓客文瓘之爲大理獲罪者皆曰張卿所罰不  
爲枉也

中書令馬周始以布衣上書 太宗覽之未及終  
卷三命召之所陳世事莫不施行舊諸街晨昏傳

陽山顧氏文房

叫以警行者代之以鼓城門入由左出由右皆周  
發也舊官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而已貞觀中始令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以上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  
品以青焉貞觀中棟材力驍捷善持射者謂之飛  
騎上出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猛獸皮鞮以  
從李義府始召見太宗試令詠鳥其末句云上林  
多許樹不借一枝栖帝曰吾將全樹借汝豈唯一  
枝

宋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  
支郎乃下芳州令貢州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

應由謝朓詩誤。太宗聞之大笑判司改雍州司法度支郎免官。

太宗病甚出英公爲疊州刺史謂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伏於汝故有此授。今若即發者我死後可親任之如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勣奉詔不及家而行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收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生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

告太常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况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所擊者便不復蘇。

貞觀中有婆羅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馬奔湊其處如市時傅奕方卧病聞之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唯零牟角破之汝可往試之焉胡僧緘膝甚固求良久乃得見出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皆用云。

闔立本家代善盡至荊州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

名耳明日更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  
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始作醉僧圖道士每以  
此嘲僧群僧於是聚錢數十萬買閭立本作醉道  
士圖今並傳於代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  
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  
宿其傍三日而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謂指琵  
琶是也

貞觀初林邑獻火珠狀如水精云得於羅刹國其

易山屋氏文房

人朱髮黑身獸牙鷹爪也

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謔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  
聳髀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  
猴詢應聲云索頭連背暖侘褻畏肚寒只由心溷  
溷所以面團團帝改容曰歐陽詢豈不畏皇后聞  
趙公后之弟也

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鏃  
深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  
又召一人如前曰可出然王湏忍痛因鉞面鑿骨  
置楔於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

膳不輟

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竟無爲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帝聞將罪之

太宗謂鄂公曰人言卿反何故答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存皆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返爲以恨

陽山顧氏文房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氣主羞之不與同席數月帝聞而大笑置酒召對握槊賭所佩刀子佯爲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主悅甚薛未及就馬遽召同載而還重之逾於舊梁公夫人至如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媵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

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迴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妬而生寧妬而死乃遣酌卮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醜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於玄齡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未嘗樓上學書業成方下其所弃筆頭至盈瓮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未師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

陽山崔氏文房

褚憲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勅嘗有以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褚遂良為太宗哀冊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也

太宗征高麗高宗留居定州請驛遞表起居飛奏事自此始也

高宗之將冊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勣將以死諍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

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  
勩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  
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齒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  
帝殊遇以有今日且當不諱之時躬奉 遺詔不  
効其愚衷何以下見 先帝揖二公而入帝深納  
其言事遂中寢

王義方時人比之稷卨鄭公每云王生太直 高  
宗朝李義府引為御史義府以定冊武后勳恃寵  
任勢王惡而彈之坐是見貶坎輒以至於終矣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

陽山顧氏文房

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有患應聲病者問鑿官蘇澄云自古無此方今吾  
所撰本草細羅天下藥物亦謂盡矣試將讀之應  
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  
聲過至他藥復應如初澄目為處方以此藥為主  
其病自除

楊弘武為司戎少常伯 高宗謂之某人何因輒  
授此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服以此人見囑臣  
若不從恐有後患常嘉其不隱笑而遣之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

失米廬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廬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容亦無愧詞又改注曰龐辱不驚考中上

元本缺  
數字

長三數年間宮中可得陰映何力一無所應但誦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是塚墓間本非宮中所宜種孝仁遽令拔去更樹梧桐也許高陽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謚曰諤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尊報讐何爲反怒彥伯慙而止

楊山鹿氏文房

李義府既居榮寵葬其父祖自京至於一原七十餘里役者相繼始國家以來人臣喪事之盛所未有也京城東有塚極高大俗謂呂不韋塚以其銳上亦謂之尖塚咸淳初布政坊法海寺有英禪師言見鬼物云秦莊襄王遇其舍求食自言是其塚而後代人妄云不韋也

秘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鸚鵡銜一物入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魚袋忤決數日而加大夫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左右曰

此劉僕射戴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  
解事僕射却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無異  
迹當朝以不能言及薨 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  
無可復聞當其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  
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追重  
之

高宗乳母盧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才幹以謀逆  
誅故盧沒入於宮中帝既即位封燕國夫人品第  
一盧既藉恩寵屢訴才幹枉見構陷帝曰此先朝  
時事朕安敢追更先朝之事卒不許及盧以亡復

易山隱氏文房

請與才幹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特國  
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脉脉  
廣川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音  
韻清亮郡公望之猶神仙焉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  
僕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况臨  
御萬邦而販蔬鬻菜事竟不行

楊汴州德幹 高宗朝為萬年令有宦官恃貴寵  
放鷄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鷄

頭官者涕泣袒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漢寧何須犯他百姓竟不之問

高宗朝以大原王范陽盧榮陽鄭清河博陵二崔隴西趙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與他姓為婚乃禁其自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飾其女以送夫家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司空勸於朝堂立語徐戲松嘉隱云以公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以鬼木耳徐

陽山崔氏文房一

歎曰此小兒作僚面何得如此聰明徐狀胡故也高宗時蠻群聚為寇討之輒不利乃以徐敬業為刺史州發卒郊迎敬業盡放令還軍騎至府賊聞新刺史至皆繕理以待敬業一無所問他事已畢方曰賊皆安在曰在南岸乃從一二佐史而往觀者莫不駭愕賊初持兵規望見船中無所有乃閉營藏隱敬業直入其營內使告云國家知君等為貪吏所苦非有他惡可悉歸田里後去者為賊唯召其魁帥責以早降之意各杖數十而遣之境內肅然其祖英公聞之壯其膽畧曰吾不辦此然破

我家者必此兒英公既薨 高宗思平遼黜令制  
其塚像高麗中三山猶漢霍去病之祁連云後孫  
敬業兵起武后令掘平之大霧三日不解乃止焉

隋唐嘉話中

陽山屋氏文房

隋唐嘉話下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  
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陳事而謾以嘲戲之言於是  
乃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中有司自此始  
也

徐大理有功每見 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  
與后反復辭色逾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  
曰臣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爲  
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懷之

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者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逆大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以私害公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耐耐殺人田舍漢婁聞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婁

陽山屋氏文房

師德弟拜代州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憂師德曰此適所謂爲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后之年竟保其寵祿率是道也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裏行拾遺補闕御史符至有車載斛量

之誅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而止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嗣僕射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爲禮良嗣大怒使左右牽拽搭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

武后使閻知微與田歸道使突厥歸道還云突厥

陽山雁氏文房

叛知微爭之后乃令知微多持金帛以武延秀往娉其女突厥果留使者而入寇尊知微與可汗等以示華人大破趙定等州自河以北騷然朝廷以爲知微賣國乃族閻氏知微不知無何逃還武后業已致戮乃云其惡臣子所嫉賜百官甘心焉於是兵刃交下非要職者或不得其次云

武后初爲明堂明堂後又爲天堂五級則俯視明堂矣未就並爲天火所焚今明堂制度卑狹於前猶三百餘尺

武后爲天堂以安大像鑄大儀以配之天堂旣焚

鍾復鼻絕至中宗欲成武后志乃斲像令短建聖善寺閣以居之今明堂始微於西南傾工人以木於中薦之武后不欲人見因加為九龍盤紮之狀其圓蓋上本施一金鳳至是改鳳為珠群龍捧之武后將如洛陽至閔鄉縣東騎忽不進召巫言晉龍驤將軍王濬云臣墓在道南每為樵者所苦聞大駕今至故求哀后勅去墓百步不得耕殖至今荆棘森然

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遷之平遠得銘云更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

陽山龐氏文房

不墮逢玉果

張易之昌宗初入朝官位尚卑諂附者乃呼為五郎六郎自後因以成俗

張昌儀兄弟恃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逾於王主末年有人題其門曰一絢絲能得幾日給昌儀見之遽下筆書其下曰一日即足無何而禍及張昌宗之貴也武三思謂之王子晉後身為詩以贈之詩至今猶傳

補闕喬知之有寵婢為武承嗣所奪知之為綠珠篇以寄之末句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為

君盡寵者結於衣帶上投井而死承嗣驚惋不知其故既見詩大恨知之竟坐此見構陷亡

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

武后遊龍門命群官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方虬既拜賜坐未安宋之間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袍衣之

狄內史仁傑始為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楚王項羽吳王夫差越王勾踐吳夫槩王春申君趙他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於人悉除之唯

陽山詹氏文房一

夏禹吳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

寸魏僕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羅織下獄有命

出之小吏聞者以告魏驚喜曰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從元忠焉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宇文周至國家並令旌表門標六闕

中宗反正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憬存慨有節操乃與王駙馬同皎謀誅武三思事發同皎見害憬遁於比干廟中自刎臨死謂左右曰比干忠臣也

神龍中洛城東地若水影纖微必照就視則無所見長史李承喜上表慶賀

崔融司業作武后哀策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為三二百年來無此文

朝儀魚袋之飾唯金銀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銅中宗反正從舊

景龍中中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下兵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迴被尔時酒卮兵兒志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宜於是乃罷坐

陽山顧氏文房

景龍中多於側門降黑勅斜封以授人官爵時人號為斜封官

景龍中妃主家竟為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油灑地以築毬場

兵部尚書韋嗣立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在封嗣立為逍遙公又改其所居鳳凰原為清虛原鸚鵡谷為幽棲谷吏部南院舊無選人坐韋嗣立尚書之為吏部始奏請有司供牀褥自後因為故事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穿有捕魚利京師賴之

宗朝安樂公主請焉。帝曰：前代已來不以與人不可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掘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徃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云：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當時作者勞。及睿宗即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中正，何能若是？無何而遷侍中。

李侍中日知初爲大理丞，武后方肆誅戮，大贈胡元禮承旨欲陷人死，令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李使謂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覓活，李起謂使者日知，諮卿李日知在此人莫覓死，竟免之。

陽山崔氏文房

中宗崩既除喪，吐蕃來弔，深衣練冠，侍於廟。今定陵自有寢廟，若擇宗室最長者素服受禮於彼，其可乎？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彥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旣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耳。

崔司知琬，中宗朝爲侍御史，彈宗楚客反，盛氣作色。帝優之不令問，因召每彈人，必先進內狀，許乃可。自後以爲故事。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

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剎撰後柳常侍冲亦明於族姓中宗朝為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已來不聞有僧曇剎蓋嫉於時故隱名氏云

李大夫傑之為河南尹有婦人訴子不孝其子涕泣不自辯明但言得罪於母死甘分察其狀非不孝子再三喻其母母固請殺之李曰審然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尾其後婦既出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而棺至李尚冀其悔喻之如初婦執意彌堅時道士方在門外密令擒之既出其不意一問便曰某與彼婦人有私常為兒所制故欲除之乃

陽山侯氏文房

杖母及道士殺便以向棺載母喪以歸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曰此人即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半坊馬驚墮殆死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此類也又善於攝衛開元十二年終年且百歲近代言樂衛道弼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

曹紹夔沈之弼皆為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為之罪雜扣鍾磬使夔暗名之無誤者由是反歎伏

元行沖賓客爲太常少卿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爲聲甚清雅今呼爲阮咸是也

太平公三於京西市掘池贖水族之生者置其中謂之放生池墓銘云龜言水著言市

今上之爲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旣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爲大吉徵旣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至今猶存

今上旣誅韋氏擢用賢俊改中宗之政依貞觀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中書令元之璟御史大夫構河南尹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畢李焉

張同州沛之在州也任正名爲錄事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奴下諸官而獨呼二公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之交

今上之誅韋氏沛兄涉爲殿中監見殺并令誅沛沛將出就州正名時假在家聞之遽出曰朝廷初有大難同州京之佐輔柰何單使一至便害州將

請以死守之於是勸令覆奏因送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可憂不然無慮也時方立元勳用事於中竟脫沛於難二公之力

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蔣大理欽緒即其妹壻送之曰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為非分妄求至忠不答蔣退而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至忠既至中書令歲餘以誅死

開元始年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若山積而焚之示不復御用也

姚開府凡三為相而必兼兵部至於軍鎮道里與騎卒之數皆暗能計之矣

郭尚書元振始為梓州射洪令徵求無厭至掠部人賣為奴婢者甚衆武后聞之使藉其家唯有書數百卷後令聞資財所在知皆以濟人於是竒而免之後為涼州都督路不拾遺藩國聞其風多請朝獻自國家善為涼州者郭居其最

今上之初吐蕃傾國作寇某官薛訥為元帥以禦之大捷而還時有賀者退曰薛公謙而有禮宜有凱旋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宮以下射中鹿賜為第一院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

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為徒耗國賦而無益於事乃破執之其禮至今遂絕

京城諸州邸貞觀初所造至開元初李尚書入悉賣與居人以錢入官

崔湜之為中書令河東公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常呼為張底後曾商量數事意皆出人右湜驚美久之謂同官曰知無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湜死十餘載河東公竟為中書焉

東封之歲洛陽平御路北市東南隅得銘漢丞相長史朱買臣墓云蒼言市千載之後阿誰是七十

陽山崔氏文房

年丞相

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請為千秋節百姓祭皆就此日名為賽白帝群臣上萬歲壽王公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承露囊更相遺問十九年春詔州縣社及真並不得用牲牢薦脯醢而已十九年夏詔京都置太公廟於孔子廟之西以秋春仲月上戊日致祭漢留侯張良配享置令丞錄事各一頁

洛陽畫工解奉先為嗣江王家畫壁像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功直已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

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奉先卒後歲餘三犴產  
一騎犢有白文於背曰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時  
今上二十年也

后土祠隔河與梁山相望舊立山神像以配座如  
妃疋焉至開元中年始別建室而遷出之或云張  
燕公之爲也

懷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下傳云秦殺趙卒  
其水變赤因以爲名今上始幸太原知其故改爲  
懷水潼津關爲周密

開元初司農卿姜師度引洛水灌朝邑澤盡發以  
修堤堰墓爲水所湍擊今復頽削焉

崔潞府日知歷職中外恨不居八座及爲太常於  
都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人謂之崔  
公望省樓

俗五月五日爲競渡戲自襄州已南所向相傳云  
屈原初沉江之時其鄉人乘舟求之意急而爭前  
後因爲此戲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恒寺維摩詰鬚  
寺人保惜初不虧損 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鬪  
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

因剪弃其餘遂絕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地有以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恠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舊人皆服袈巾至周武始爲四脚國初又加巾子焉

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於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爲舞

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今人面是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鎗然有聲持至他處信宿之後而無復聲矣

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陽詢率更所書也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爲僧求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曰或以獻晉王王不之寶後僧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子僧辯得之太宗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

使蕭翊就越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  
十年乃搨十本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  
蘭亭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祕於昭陵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廙右軍之叔父工草隸飛白  
祖述張衛法後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  
寶詵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於衣中以過江今  
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迹猶存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草不具年月日  
朔其真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月辛亥  
而書亦真小開元初年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

陽山羅氏文房

堂匠人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  
縣丞李延業求得上歧王獻便留不出或云後却  
借出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為煨燼此書亦  
見焚云

盧黃門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方貴寵  
用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王思道素自高欲往  
恐為人所見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  
駐轡望之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柳齊列因鞭馬  
疾去有過盧黃門思道者見一胡人在座問此何  
等答曰從兄浩反語盧浩尚為老胡

梁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速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爲魏公藏拙

隋唐嘉話下

夷白齋宋板重雕

周秦行紀

余真元中舉進士落第歸宛葉間至伊闕南道鳴臯山下將宿大安民舍會暮不至更十餘里一道甚易夜月始出忽聞有異香氣因趨進行不知近遠見火明意謂莊家更前驅至一大宅門庭若富豪家黃衣閤人曰郎君何至余荅曰僧孺姓牛應進士落第往家本往大安民舍誤道來此直乞宿無他中有小髻青衣出責黃衣曰門外誰何黃衣曰有客黃衣入告少時出曰請郎君入余問誰氏宅黃衣曰第進無須問入

十餘門至大殿殿蔽以珠簾有朱衣紫衣人百數立階陛間左右曰拜殿下簾中語曰妾漢文帝母薄太后此是廟郎不當來何辱至余曰臣家宛下將歸失道恐死豺虎敢乞託命太后遣軸簾避席曰妾故漢室老母君唐朝名士不相君臣幸希簡敬便上殿來見太后著練衣狀貌瑰偉不甚年高勞余曰行役無苦乎召坐食頃間殿內有笑聲太后曰今夜風月甚佳偶有二女伴相尋况又遇嘉賓不可不成一會呼左右屈兩首娘子出見秀才良久有女二人從中至從

陽山顧氏文房

者數百前立者一人狹腰長面多髮不粧衣青衣僅可二十餘太后曰高祖戚夫人余下拜夫人亦拜更一人柔肌穩身貌舒態逸光彩射遠近多服花繡年低薄太后曰此元帝王嬙余拜如戚夫人王嬙復拜各就坐坐定太后使紫衣中貴人曰迎楊家潘家來久之空中見五色雲下聞笑語聲寔近太后曰楊潘至矣忽車音馬跡相雜羅綺煥耀傍視不給有二女子從雲中下余起立於側見前一人纖腰修眸容甚麗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來太后曰此是唐朝太

真妃子余即伏謁拜如臣禮太真曰妾得罪先

帝先帝謂肅宗也皇朝不置妾在后妃數中設此禮豈

不虛乎不敢受却答拜更一人厚肌敏視小質

潔白齒極卑被寬博衣太后曰齊潘淑妃余拜

之如妃子既而太后命進饌少時饌至芳潔萬

端皆不得名字但欲充腹不能足食已更具酒

其器用盡如王者太后語太真曰何久不來相

看太真謹容對曰三郎天寶中宮人呼玄宗多曰三郎數幸清

宮扈從不得至太后又謂潘妃曰子亦不來何

也潘妃匿笑不禁不成對太真視潘妃而對曰

陽山顧氏文房

潘妃向玉奴太真名也說懊惱東昏侯踈狂終日出

獵故不得時謁耳太后問余今天子為誰余對

曰今皇帝先帝長子太真笑曰沈婆兒作天子

也大奇太后曰何如主余對曰小臣不足以知

君德太后曰然無嫌但言之余曰民間傳聖武

太后首肯三四太后命進酒加樂樂妓皆少女

子酒環行數周樂亦隨輟太后請戚夫人鼓琴

夫人約指以玉環光照于座西京雜記云高祖與夫人環照見指

也引琴而鼓聲甚怨太后曰牛秀才避逆旅到

此諸娘子又偶相訪今無以盡平生歡牛秀才

固才士盍各賦詩言志不亦善乎遂各授與牋  
筆遂巡詩成薄后詩曰月寢花宮得奉君至今  
猶愧管夫人漢家舊是笙歌處煙草幾經秋復  
春王嬙詩曰雪裏穹廬不見春漢衣雖舊淚垂  
新如今最恨毛延壽愛把丹青錯畫人戚夫人  
曰自別漢宮休楚舞不能粧粉恨君王無金豈  
得迎商叟呂氏何曾畏太彊太真詩曰金釵墮  
地別君王紅淚流珠滿御牀雲雨馬嵬分散後  
驪宮不復舞霓裳潘妃詩曰秋月春風幾度歸  
江山猶是鄴宮非東昏崔暉作蓮花地空想曾披

陽山顧氏文房

金縷衣再三邀余作詩余不得辭遂應命作詩  
曰香風引到大羅天月地雲階拜洞僊共道人  
間惆悵事不知今夕是何年別有善笛女子短  
髮麗服貌甚美而且多媚潘妃借來太后以接  
坐居之時令吹笛徃徃亦及酒太后顧而問曰  
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故潘妃與俱  
來太后因曰綠珠豈能無詩乎綠珠乃謝而作  
詩曰此日人非昔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  
翠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辭畢酒既至太  
后曰牛秀才遠來今夕誰人爲伴戚夫人先起

辭曰如意成長固不可且不宜如此潘妃辭曰  
東昏以玉兒身死國除玉兒不擬負他綠珠辭  
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太后曰大  
真今朝先帝貴妃不可言其他太后謂王嬙曰  
昭君始嫁呼韓單于復為殊紮若單于婦固自  
用且苦寒地胡鬼何為昭君幸無辭昭君不對  
低然羞恨俄各歸休余為左右送入昭君院會  
將旦侍人告起昭君垂泣持別忽聞外有太后  
命余遂出見太后太后曰此非郎君久留地宜  
亟還便別矣幸無忘向來歡更索酒酒再行已

陽山顧氏文房

戚夫人潘妃綠珠皆泣下竟辭去太后使朱衣  
送往大安抵西道旋失使人所在時始明矣余  
就大安里問其里人里人云此十餘里有薄后  
廟余却迴望廟荒毀不可入非向者所見矣余  
衣上香經十餘日不歇竟不知其如何

周秦行紀

長洲顧氏家藏宋本校行



